

耶魯之為耶魯：通識教育的作用

——讀理查德·萊文的《大學的工作》

孫向晨*

復旦大學

理查德·萊文（Richard C. Levin）作為耶魯大學校長已經有十多年的工作經歷了，對於耶魯之為耶魯深得其中奧妙，在他的演講集《大學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中一吐他對於大學理念的心得。2004年筆者在耶魯訪學一年後，對於耶魯的奧秘有了更強烈的探究渴望。離開耶魯時，在Barnes & Noble書店耶魯專櫃中買了一堆有關耶魯的著作，其中就包括萊文的《大學的工作》。

大學之道在於育人

我們固然可以從很多側面來理解耶魯之為耶魯，耶魯巨大的學科優勢，悠久的歷史文化，豐富的藝術和圖書館藏，在各個領域貢獻的傑出人物等等，不一而足。而萊文在〈耶魯的第四個世紀〉（“Yale’s Fourth Century”）演講稿中對耶魯的特色作了一番總結，他認為主要

* 復旦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有兩個特點：「首先是在美國最出色的研究型大學中，耶魯特別重視本科生的教育。其次，在研究生院、專業學院以及耶魯學院，我們致力於領袖人物的培養。」¹ 由此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耶魯之為耶魯的一條主要線索：努力培養最優秀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大學之道。

曾幾何時，中國內地的大學紛紛以研究型大學自詡，各種大型研究項目相互攀比，對於本科生的培養頗為不屑，以至於連教育部剛退休的副部長都在感歎，大學忘記了教育人。而通觀萊文的著作，洋洋灑灑涉及大學工作的各個方面，歸根結底就是如何培養人、教育人，如何運用各種資源尤其是優秀的師資力量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

「重視本科生教育」，非常樸實的一句話，在中國的大學中固然是被淡忘了，在美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州立大學中，作為研究型大學在學術上可能很有名望，研究做得不錯，但受限於學生人數眾多，學校經費緊張，許多州立大學的本科教育相當薄弱，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以至於美國詩人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稱這些大學像一個巨大的倉庫，用來儲藏那些尚未成熟的年輕人。當然，另一方面，美國也有以培養本科生為主的著名私立文理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比如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與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康州的威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事實上它們遠要比很多公立的研究型大學更有聲譽，進入這些大學同進入那些長青藤大學（Ivy League Universities）同樣艱難。這些學院對於本科生極為精心的培養是美國許多研究型大學所不及的，但這些學院也有其缺陷，即他們整體的研究力量並不強，研究生教育薄弱。可見即便是在美國，研究型大學和本科生教育在很多地方也是疏離的。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萊文普普通通的一句

1 Richard C. Levin, "Yale's Fourth Century,"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2.

話，卻成為了耶魯的最大特色之一。因為在美國也只有像耶魯、哈佛、普林斯頓這些著名的私立大學才有能力有資源既保持研究型大學的學術聲譽，同時保證對本科生教育的極大關注，它們在研究型大學中很好地融合了美國最好的文理學院的本科教學傳統。事實上，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這些大學都有專門招收本科生的學院，如哈佛學院、耶魯學院等，其院長享有崇高的榮譽，地位僅次於校長，高於研究生學院的院長以及其他院長。上一屆的耶魯學院院長，也就是萊文在書中屢屢提及的理查德·布洛德海德（Richard Brodhead）就被任命為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校長。當時這一消息充斥各類新聞，足見其在教育界影響之大，其本科教育的成就受世人矚目的程度。在畢業典禮上，耶魯學院的學生也是最驕傲的，他們身著長袍禮服，走在隊伍的最前列，耶魯學院的本科生作為「耶魯人」似乎有著特殊的地位。

本科教育的關鍵依靠通識教育

那麼本科教育的關鍵是什麼呢？對此，萊文校長的回答非常明確：「本科生經歷的核心是通識教育，它培養學生批判性獨立思考的能力，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² 這裏的「通識教育」原文是“liberal education”，中國內地有翻譯成「自由教育」，也有譯成「博雅教育」的。此外“general education”也經常譯成「通識教育」，但“general education”更多地是指教育內容上的「通」，確切地應該是相對於專業課程和職業教育而言的「通識課程」，而“liberal education”更注重西方“liberal arts”的教育傳統，可以直接延伸到中世紀的傳統。“Liberal”

2 Richard C. Levin, “Yale’s Fourth Century,”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163.

一詞更能體現「通識教育」的精神所在，即那種對於心靈的自由培養。事實上，耶魯早年的大學本科教育就是「通識教育」，不包括任何專業和職業教育。當然隨著現代社會分工的越來越細緻，專業教育也日益成為學習內容的主流，一時湮沒了通識教育。但在美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對於通識教育的重視程度有了一個新的復興和提高。幾所長春藤大學起著領導的作用，所以，萊文的書中儘管只有一篇演講辭冠之以〈通識教育〉（“On Liberal Education”），實際上在書中他幾乎處處涉及通識教育。他系統地論述了通識教育的意義和作用，以及通識教育在耶魯的歷史和價值，這對於耶魯之為耶魯的奧秘是一個更為具體的解答。那麼讓我們來看看在萊文那裏被稱為「無價之寶」的「通識教育」究竟意義何在呢？

通識教育，或自由教育，顧名思義，就是要與專業教育和職業教育區別開來。這類教育的內容通常包括偉大的文學作品、哲學、歷史、藝術、科學的方法和原則。這具體體現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藝術教育等基礎學科中，學生據此在各個領域裏各選一定的課程，才能完成大學本科教育。這種「通識教育」傳統堅持在本科生的低年級階段不設「職業性」專業，專以基礎學科為務，以學問本身為目的。這樣本科教育基本上就是基礎學科性質的，真正的專業學習和研究一般都是在研究生院，而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醫護學院、神學院等都算是職業學院，不招本科生。在萊文看來，「通識教育從根本上來說完全不同於專業教育或職業訓練。它並不意圖發展一種特殊的技能，或為你們某種特殊的職業做準備。它的教育具有更大的通識性，而看上去較少『有用性』」。³這裏有兩個突出的概念值得我們關注，其一是較少有用性，其二是通識性。首先，讓我們來理

3 Richard C. Levin, “On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13.

解一下萊文所說的這種較少「有用性」。我們知道學習基礎學科的人在人才市場是很少能直接利用的，在這個最直接的意義上，通識教育看上去不那麼有用。此外在美國，教育界較之歐洲傳統，原本就有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色彩，尤其是二戰以後，對來自下層的學生以及學生家長們來說，教育的「有用性」變得非常急迫，甚至變得急功近利。在歷史上，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觀察美國時就已經注意到，在貴族時代，科學用於精神滿足，而在民主時代，則用於肉體滿足。現實中，美國公眾也一再質疑高等教育的效用，聯邦政府的撥款比例雖在上升，平均到每一個學生頭上的費用卻在下降。在這種情形下，萊文強調通識教育的「無用性」是有很大勇氣，也有很大的針對性。萊文在書中始終貫穿著這種與教育功利主義思想相反動的精神，儘管他本人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學家，效用問題本是他關注的焦點，但他更強調在教育問題上必須破除這種單純投入產出的思想，破除教育的產業觀，揚棄那種狹隘的「有用性」，真正使教育服從於培養人這個目的。在這個意義上，他以美國還有像耶魯這樣古老的私立大學，不完全受實用主義支配，更接近歐洲前輩的教育理想而感到驕傲。

通識教育的核心：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責任、遠大的志向

那麼「通識教育」的「通識性」又在哪裏呢？這裏的「通識性」針對的是現代大學中的專業性。在耶魯的使命中，本科生培養的目標並不是具體學科的人才，不是培養從事某項具體工作的高級職員，而是進行自由教育，自由地發揮學生的潛質，自由地選擇學習的方向，不為功利所累，為生命的成長確定方向，為社會、為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在萊文看來，通識教育的「通識性」正在於完成教育的一般目標：「通識教育的目的是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獲取特定的或

『有用』的知識。」⁴ 正如《大學的觀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的作者紐曼(John Henry Newman)所說:「只有教育,才能使一個人對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有清醒和自覺的認識,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闡明觀點時有道理,表達時有說服力,鼓動時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來面目,切中要害,解開思緒的亂麻,識破似是而非的詭辯,撇開無關的細節。教育能讓人信服地勝任任何職位,駕輕就熟地精通任何學科。」⁵ 紐曼的一番話道破了為什麼通識教育必須先於專業教育的道理。萊文認為,在現代這個信息時代,通識教育顯得尤為重要。這個時代給予人們獲取知識以極大的方便,單純的傳授知識顯然不夠,更為關鍵的問題是要使這些極為豐富的信息轉換為切實成果的能力。這就要通過通識教育培養、開發獨立判斷的能力,並從繁雜的信息中篩選出有用的部分。所以,這裏的「通識性」,我們理解為是對人自身的一種培養。通識教育培養的是才智,發展的是思考和理解的能力,成長出來的是一流的頭腦。萊文「相信通識教育的本質就是發揚批判性獨立思考的自由,充分培育人的心智,使人從偏見、迷信和教條中解放出來。」⁶ 與狹隘的強化技能的教學方式相比,文理兼顧、內容廣泛的通識教育更有利於培養一個具有真正思考能力和終生學習能力的人。

不僅如此,通識教育培養的開闊眼界,還會延伸到整個校園生活。耶魯有著非常豐富的第二課堂,來擴展通識教育所帶來的精神。舉例來說,記得剛去耶魯時,拿到一份 *Yale Bulletin*, 第一篇的題目就是「在耶魯發現藝術」,介紹了這一天之內耶魯各種藝術活動。當時非常驚奇,耶魯何以有如此豐富的藝術生活。以後發現耶魯有極為出

4 Richard C. Levin, "On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16.

5 轉引自Richard C. Levin, "On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16-17, 原文出自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edited by Martin J. Svaglic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0), Discourse VII.

6 Richard C. Levin, "On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15.

色的美術學院、音樂學院和戲劇學院，它們使小小的紐黑文城每天音樂戲劇演出不斷，美術展覽不斷更新，時間一長反而不覺得奇怪了，以為耶魯就該是這樣的。這樣的藝術氛圍不僅僅是關乎校園的氣氛，更有助於創造性智慧的開發。萊文曾引用一位耶魯畢業的神經外科醫生的話來說：「我享受著古典音樂會和參觀藝術博物館……耶魯教育給了我通向職業外寶藏的智慧通道。」⁷ 在耶魯全面而豐富的通識教育培養中，有對藝術的欣賞，有對文學的品讀，有對歷史的考證，有對哲學的思辨，有對科學的研究，這些都成了本科生需要培養的素養。正是有了這種追求「通識性」的教育，其畢業生進入研究生階段學習以及今後進入社會時無論在什麼專業，無論在什麼領域就會有更深遠的思考和目光。常說中國的留學生在美國絕頂聰明，但最終國外的學者在研究上能更勝一籌，更有突破性，耶魯在本科階段對於「通識教育」的強調不失為一種解答。本科階段的通識教育起到的正是中國老話中所說的功夫在「詩外」的作用，它使人終身受用。通識教育看似無用，卻是在為人們的未來事業奠基，為終身的事業做準備。

「通識教育」對人的培養不僅是在才智上得到發揮，更重要的是「通識教育能引導我們去質疑和界定我們的價值」。不僅如此，「為了完全理解我們價值觀的意義，我們還必須通過由此生活而對它們進行檢驗」。⁸ 換而言之，「通識教育」的「通識性」更著重如何培養一個健全的人，一顆健全的心靈。正如一個耶魯的校友所說的：「耶魯給予我的最重要的東西與具體的學術和文化知識無關，卻與價值、與道德、與一種存在的方式、思考的習慣有關。」⁹ 這正是通識教育的成果，培養和運用批判性的獨立思考能力，就是為了要用這寶貴的能力來確立自我，發現自我，完善自我。萊文在書中，特別強調對於價值

7 Richard C. Levin, "A Serious Place,"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28.

8 Richard C. Levin, "On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15.

9 Richard C. Levin, "A Serious Place,"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29.

觀的培養。他認為，在耶魯的生活就是要認真對待各種思想，培養批判性獨立思考的能力，發現自己濃厚興趣和強烈愛好所在，確定自己的人生目標，服務社會、貢獻人類。

在萊文筆下，通識教育的目標對於個人具有雙重意義，一是個體自我，二是承擔公共利益的公民。通識教育對學生才智上的培養，為的是更進一步地培養一個健全的人。這不單單是一個才智的問題，還要求學生樹立志向和信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獨立地走自己的路；同時培養具有承擔公共利益和責任能力的公民意識。萊文在此深刻地意識到，對於國家的未來來說，需要的不僅僅是有技能的職員，更重要的是具有道德責任、服務意識、自由思想、探究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合格公民。技能是容易學的，而素質和教養卻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通過這種教育，學生才能成為獨立而有教養的公民開始生活。萊文對於即將畢業的學生說，「通識教育將培養你們成為終身有思想的公民，具有批判性審視所有集團和利益主張，要抵禦那些企圖用偏執的情感來代替理智的人。」¹⁰ 由此才能分辦公眾的意見，摒棄所謂的「政治正確」，以追求真理為己任。

就廣義而言，「通識教育」還應該包括在課外的社團和社會生活中培養公共的服務意識。耶魯的學生除了學業，還會參加校園和社區的各類公益活動。每年耶魯都有幾千名大學生投入紐黑文當地的公共服務，如社區服務、諮詢中心、衛生服務和諮詢、無家可歸者的照顧、教堂禮拜等等。曾認識一位心理學的學生，他在一個免費的圖書中心，收集和整理捐助的舊圖書以提供給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這是一項很繁雜的工作，而他樂此不疲。正是這種公益的意識和培養，使耶魯的學生畢業以後，會更多地投身於當地社區的志願服務中，並且擔任領導工作。這是公民公共生活的很大的一個方面，並由此逐步超越

10 Richard C. Levin, "On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18.

社區而服務國家和世界。

學習還需要培養宏大的志向，在這方面，萊文非常推崇美國建國之父亞當斯（John Adams）與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在他們的身上反映出對學識的理想和熱忱、對獨立思考的能力的追求，以及建立在相互敬重上的友誼。儘管傑斐遜是理想主義，而亞當斯傾向實用主義，萊文希望通過優秀的通識教育能夠使這兩者結合。對於領袖人物的發掘和培養更需如此，在《耶魯每日新聞》（*Yale Daily News*）上，經常可以看到對於這類優秀學生的介紹。耶魯在通識教育的基礎上對領袖人物的培養，意味著努力尋找出那種賦予青年人潛力和難以捉摸的性格特質，鼓勵他們對世界產生影響，通過學術、藝術和職業上的成就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而目標就是為改善人類的狀況而努力。因此在耶魯校友歌的最後一句就是「為了耶魯，為了全人類」。這是何等豪邁的一種志向。而這一切在萊文看來又是那麼自然。因為耶魯的使命就是保護、推進和豐富人類的知識和文化，耶魯的責任是去教育、去引導、去塑造更廣闊世界的價值觀，使其能激勵人類的潛能全面開發。為此萊文自豪地說「耶魯就是人類成就的紀念碑」。只有這樣的教育，這樣的意識和這樣的志向才能培養出真正的領袖人物。舉一個小例子就能說明問題，耶魯為美國培養了五位總統，533名國會議員。這決不是偶然的，是和耶魯的一貫的志向有關的。

通過切實的制度保障通識教育的實現

與「通識教育」宗旨相關的還有耶魯的選課制度。一般來說，耶魯學生的主修方向要到大學二三年級才確定，比如按照萊文的說法：「作為新生，你們從一份大菜單中選擇你們的課程，滿足必修科目的要求，探索一些有潛在興趣的領域。到了二年級，你們將多嘗試幾門科目，在選擇專業的同時，擴大你們的知識面。你們中的有些人，尤

其是那些有志於理工科的學生，需要早一些選定主修方向，但你們中的許多人還可以整年繼續你們的選擇。在三年級，你們將深入專研和探索所選擇的專業，更加老練，並偶爾靜心反思你在這裏究竟學了多少，……」¹¹ 在耶魯，理科的主修方向在大學二年級定，而文科的主修方向要到三年級才定。可見學生在其中有很大的選擇餘地。通過學生在大學一二年的自主學習，可以真正瞭解自己的學術愛好，從而選定專業，減少學習的盲目性。由於在本科階段的教育都是基礎學科性質的，剔除了那些非常職業化的系科，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學生在本科階段選專業時，更注重的是自己的學術興趣，而不是未來的職業考量。如果要考慮職業的話，那就要通過下一步在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來加以體現。所以，不僅通識教育跨越系科，而且從整個本科教育來看，它也超越了職業性的教育，從而使學生能沉浸於純學術的興趣中。

在通識教育具體的培養方案上，萊文特別強調，人類偉大著作向我們提供了人的頭腦是如何來進行思考的範例，它告訴我們如何獲取知識，如何行動。不僅耶魯，在哈佛、在芝加哥、在哥倫比亞，那些「核心課程」（core course）都強調對於偉大著作的重視。這些著作之偉大，是因為它們試圖回答人生經歷和道德行為中最深刻、最困難、最艱巨的問題，我們每一個人、每一代人對於經典進行重新理解，從而使之成為我們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一部分。在耶魯，雖然並不要求每個學生都選完整個系列的核心課程，但它每年從新生中會選出125位學生，跨學科地系統學習西方文明的課程，時間長達三年之久，其中包括了西方文明史上的文學、哲學、歷史和政治思想，學生學習的主要任務就是閱讀西方文明史上最為經典的著作，從古希臘、猶太基督教傳統，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名著。來講課的教師都是學

11 Richard C. Levin, "Yale Time," i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59.

校各系最為傑出的教授，每個教授都就其最熟悉的主題來講。為因應全球化的時代，這個項目最近還增加了對於穆斯林、對於猶太、對於中國的研究課程。儘管是本科生的課，這種課的討論課，教授一般會限制人數，以使每一個學生都有機會加入討論。當我去旁聽哲學系的課程，看到本科生人手一本《柏拉圖全集》時，不禁非常感慨，從這些巨著中浸淫出來的學生，會有怎樣一種胸懷呢！而當看到在一個禮堂裏聚集著幾百位學生選修「政治的道德基礎」，幾百學生選修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的「中國歷史」時，你不妨想像一下，那些主修理科的學生如果能具備如此豐厚的人文素養和社科素養的話，將會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起怎樣一種更加積極和健康的作用，從而避免技術官僚對於社會可怕的統治。

耶魯之為耶魯，當然不僅僅在於通識教育。但從萊文校長的書中，可以看出他對於通識教育之於耶魯的基礎地位的信念是毫不動搖的。耶魯的通識教育有很多可取之處，這裏不過是借閱讀《大學的工作》而作的一些感想，未免掛一漏萬。然而，中國內地大學通識教育的改革卻已經是刻不容緩了。

